

<<沧海 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沧海 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694965

10位ISBN编号：7536694962

出版时间：2008-03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凤歌

页数：206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内容概要

三百年前，“西昆仑”梁萧携妻花晓霜远走大洋；二百年前，梁思禽只身返回中土，败群雄，夺元柄，复汉室，一华夏；也曾轰轰烈烈；但其后的“抑儒术，限皇权”却遭惨败，败走西域的梁思禽抱恨而死，临终前留下了西城八部和八幅祖师画像，“八图合一，天下无敌”的遗训，成为西城最大的秘密和动乱的根源。

八图合一之后，到底会出现什么？

财宝？

武功？

学问？

神兵？

二百年后，惊天的秘密徐徐揭开，绝代宗师、天才少年、六大劫奴、八部高手……各种人物，将要开始了一次谜团重重、壮丽惊险的远征。

#### 作者简介

凤歌，本名向麒钢，重庆奉节人氏，大陆武侠著名作家，杂志编辑，今古传奇暨黄易武侠大学奖一等奖得主。

代表作品《昆仑前传》、《昆仑》、《沧海》。

书籍目录

论道灭神龟铭马影鲸踪猿斗尾潜龙远航

## 章节摘录

论道灭神 “火霰弹侍候。

忽听宁不空阴恻恻道了一声，旋即声如炸雷，两艘战船吐出千百火光，与满天纸蝶遇个正着，纸蝶焚坠，有如降了一阵火雨。

白影忽闪，左飞卿长啸纵起，双袖鼓荡，向天一挥，火蝶坠势忽止，密如火箭，向火部船帆飞去。

缆绳也罢，一旦沾着，瞬时燃烧。

众倭人发出一阵惊呼，提了水桶，狼狈扑火。

左飞卿以火克火，宁不空弄巧成拙，正自惊怒，忽听“咄”的一声，仇石满身鸦羽根根竖起，脚底海水活了也似，沸涌而起。

仇石刷地一挥手。

两道水箭破空射出，半空中陡然迸放，千万水滴疾如箭镞，缤纷四射，纸蝶着火也好，无火也好，一沾海水，顿时下落。

仇石桀桀怪笑，又一挥袖，一股海水白亮亮如一口长剑，刷地刺着左飞卿。

风部神通颇忌水湿，左飞卿无奈飘身后撤。

这时忽听一声长笑，朗朗震耳，一抹淡淡烟光直奔水剑，二者相撞，嗤的一声，迸出蓝白火光

，“雷音电龙”顺势而走，仇石浑身一麻，逆血直冲头顶，慌乱中截断水流，踏浪急退。

虞照才占上风，两艘倭船已绕过风部海船，连开两炮，击中雷部船只，木屑纷飞，船头立时塌了一片。

虞照扬眉道：“宁瞎子，仗着船多炮利不算本事。

有能耐的各凭神通，决个生死。

宁不空呵呵笑道：“雷疯子，你真没见识。

火部神通不离一个“火”字，我这火炮之“火”，不是神通么？

温黛听见，细眉一挑，锐声道：“结阵。

地部弟子纷纷盘坐，霎时结成一字长蛇阵，后一人双掌抵住前人后心，次第传送内力。

地部弟子约莫百人，此刻一分为二，结成两座阵势，五十人一阵，一在船头，以温黛为首，一在船尾，以姚晴为先。

温、姚二人低眉垂目，容色凝寂，“千春长绿”却活动起来，船身势如泉涌，喷出许多藤葛，有如长蛇扭动般划开海水，向倭船驶去。

陆渐动容道：“仙前辈，这是什么？

仙太奴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这是“化生大阵”，将地部弟子真气集于一人，施展“化生之术”。

炮声雷动，倭船炮口徐徐转向“千春长绿”，红光乱吐，铅弹横飞。

陆渐心道不好，扭头四望，方要设法抵御，忽然就听四周刷刷怪响，“长生藤”变粗变长，遮天蔽日，层层叠叠拧成藤网，缠绕船身，铁砂击中藤网，嗤嗤嗤纷纷罗还。

倭人见状骇异，但仗着火器，胆气粗豪，又见来船之上都是女子，心生轻蔑，操起倭语大呼小叫。

一时间，海上奇观蔚然，一方火光势如飞蝗，火龙子、火霰弹、烈阳箭、神火弩、毒鬼焰，火网交织，照亮长空；另一方却喷青涌绿，藤蔓疯长，在这“千春长绿”之上仿佛缠绕，地部海船长大数倍，仿佛一座翠绿发亮的小小岛屿。

火器击来，藤断水流，火光熄灭，长藤却如长虫百足搅动海水，一蓬蓬如白雨跳珠，满天都是，任何火器都是一沾即湿。

几轮火器打过，“千春长绿”势不可挡，扎入倭船阵中，轰然撞上一艘倭船，船上倭人又惊又怕，哇哇大叫，拔出长刀，想要跳过来厮杀。

不料那藤蔓活了也似，扭动不绝，有的缠绕水手，有的拉扯桅杆，有的钻入船板缝隙，鼓胀撕扯。

只听咔嚓一阵响，偌大倭船土崩瓦解，变成一堆碎钉烂木，船上倭寇全都落水，却又被水中藤蔓扯

## &lt;&lt; 沧海 &gt;&gt;

住拽住，咕嘟嘟饱饮海水，翻着白眼沉了下去。

剩余倭船何曾见过如此声势，惊恐万分，掉船进散，可恨船只笨拙，掉头不易，转身时又被缠住一艘。

“千春长绿”怪藤扭动，有如八爪章鱼，展开腕足，抱住那艘倒霉倭船又钻又扯，撕扯成无数碎片，随波四散。

陆渐看得心惊，偷眼看向姚晴，见她双眼微闭，蛾眉轻颤，因为内力运转甚快，双颊浸染一抹嫣红，更添丽色。

陆渐心中一阵紧，一阵热，望着眼前女子，忽喜忽悲，不觉痴了。

忽听砰的一声巨响，转眼望去，雷部海船撞上一艘倭船，两船摇摇晃晃，有如醉汉。

雷部弟子发出一阵怒吼，飞鸟般掠上倭船，人手一条两丈长短的铜链软枪，刺缠抽打，倭寇手中武器和铜枪一交，立被电劲击中，浑身麻痹，束手待戮。

陆渐远远望去，只见倭船船头蓝光时现，惨叫不绝，转眼间，电光渐灭，倭寇死伤殆尽，雷部弟子掉转炮口，轰击火部诸船。

只一阵，火部连折三艘战船，仇石又被风、雷二主联袂截住，不敢妄动。

宁不空心念疾转，纵声笑道：“天、地、风、雷本领有限，恃多为胜，宁某今日以一当四，虽败犹荣。

“虞照哼了一声，扬声道：“宁不空，你若不服，大伙儿都舍了船，上灵鳌岛练练。

“话音未落，左飞卿冷笑道：“蠢材，宁瞎子的激将法也就对你管用。

“虞照瞥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这么聪明，怎么对付不了仇老鬼？”

“左飞卿两道白眉如长剑出匣，忽向仇石高叫道：“仇老鬼，咱们以一对一，要人帮忙的，不是好汉？”

“仇石道：“仇某却之不恭，但不知地母意下如何？”

“温黛张眼起身，淡淡地道：“老身岂敢扰了诸位雅兴，天高海阔，正是鱼跃鸟飞的好时候。

“宁不空阴阴一笑：“说得是，今日论道灭神，未灭东岛，先论西城。

“此时天已大亮，雾气尽消，万里长空如一幅淡青大幕，刻画一轮红日，海面细密亮滑，有如绸缎，波光潋滟，白浪细细，重叠着涌向远方。

灵鳌岛轮廓微露，岛上顽石苍苍，秀林青碧，太极塔白色一面在阳光下熠熠闪光。

一面悬崖直对西方，势如鳌头高昂，远在数里之外，也能看见崖上岩破石裂，刻着七个巨字：“有不谐者吾击之。

“笔势雄奇，神惊鬼泣。

陆渐油然道：“仙前辈，这些字是思禽先生写的？”

“仙太奴道：“不错。

“陆渐道：“按理说东岛将这七字视为奇耻大辱，为何事隔多年仍未铲除？”

“仙太奴沉默时许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仇恨总能让人做出奇怪的事，东岛之所以没有铲除，正是要让后代子孙铭记这份耻辱。

所以思禽祖师刚刚仙逝，东岛便迫不及待攻打帝之下都，挑起了两百多年腥风血雨。

“陆渐听了，亦是黯然，抬眼望去，一只海鸥翩然掠过天际，陆渐的心也如这鸥鸟一般飞向岛，一想到就要再见谷缜，心中既是欢喜，又觉忐忑。

不多时，各部弃船登岸。

下船之际，陆渐见宁不空布衣竹杖，阴沉如故，身后紧随沙天洵，再其后，宁凝、沈秀并肩而行，沈秀手摇折扇，望着宁凝，神态亲密，宁凝愁眉不展，面容苍白，丰盈双颊瘦削许多，微微露出颧骨。

陆渐不想一别多日，这少女憔悴瘦弱，一至于斯，不知怎的，心中顿时涌起无比愧意。

正巧宁凝抬眼望来，二人目光接个正着，宁凝露出凄凉笑容，陆渐也想回之一笑，心中某处却被什么堵住了，眼角酸楚，怎也笑不出来。

这时忽听一声冷哼，陆渐一转头，正遇上姚晴寒砭得杀死人的眼睛。

陆渐涨红了脸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全无头绪。

## &lt;&lt; 沧海 &gt;&gt;

路上一无阻拦，西城各部均生警惕，派出探子入岛查探，不多时，探子陆续回报，说岛上一个人也没有。

论道灭神之日没了对手，西城众人无不惶惑，议论纷纷。

仇石略一沉吟，命人揪出被擒的几名东岛弟子，森然道：“岛上的人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那些弟子咬牙昂首，神色倔强，仇石阴声道：“不说是么？”

“出手扣住一名弟子左肩。

那名弟子体格雄壮，被仇石一扣，肩膊鼓胀肌肉顿时萎缩，面庞抽搐，神情痛苦已极，只一转眼的工夫，一条左臂有如泄气的皮囊，眼看塌缩，那弟子支撑不住，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嚎。

陆渐见仇石出手，起初不解其意，这时才知竟是如此酷刑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他怒气一生，手足未抬，真气自然涌出，怒涛般冲向仇石。

仇石知觉，忙不迭飘开数丈，瞪着陆渐，神色惊疑。

气机一露，陆渐人也纵出，大金刚神力注入那名弟子的左臂，佛力灌注，手臂竟又慢慢充盈，痛苦亦随之缓和，那名弟子心中感激，低声道：“多，多谢。”

“陆渐微微苦笑，还未答话，便听宁不空高叫道：“大伙儿看到了么？”

“天部之主做了东岛的走狗！”

“真不害臊。”

“陆渐皱了皱眉，扬声道：“总比你做倭寇的走狗好得多。”

“宁不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小娃儿懂什么？”

“倭人做我的走狗还差不多。”

“陆渐道：“那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反正都是无恶不作，伤天害理。”

“宁不空，今日遇上，你我也当做个了断。”

“小陆师弟，”虞照高声道，“打架也分先来后到，宁瞎子和我有约在先，你怎么不讲规矩？”

“言下甚是忿忿。”

陆渐一愣，便听仇石冷冷道：“东岛之人一个没见，分明藏在暗处。”

“咱们斗起来两败俱伤，岂不让他们收了渔人之利？”

“虞照笑道：“仇老鬼，你若无胆，诀输便是，何苦多找借口？”

“他为帮谷缜，一意将水搅浑，仇石被他一激，死白脸上涌起浓浓血色，厉笑一声，叫道：“雷疯子，你不要大放厥词，你那点能耐。”

“只配给仇某提鞋。”

“虞照笑道：“妙极，老子最爱提鞋，尤其爱提你仇老鬼这双臭鞋。”

“不由分说，呼呼两掌拍出，两道雷音电龙一直一曲，直的射向仇石，曲的却扫向宁不空。”

他出其不意，攻打两大高手，旁观众人均感此举托大。

仇石见状，吸气长吐，喷出一团雾气，裹住电龙，这口雾气蕴含真元，电光裹在其中，噼啪作响，须臾湮灭。

宁不空却竹杖一点，飘然闪开，竹杖横刺烟光，嗤的一声，竹屑纷飞，竹杖短了一截，宁不空大袖扬起，两道火光疾如飞梭，飘然射出。

“凤凰梭！”

“仙碧叫道，”虞照，当心！”

“虞照一笑，不慌不忙扬起双掌，两道电龙逍遥吐出。”

那火光射至半途，发出一声锐啸，陡然拐弯，绕过电龙，一左一右射向虞照两肋。

亦在此时，两道电龙去势忽止，无声折回，后发先至，撞上火光。

巨响如雷，硝烟弥漫，凤凰梭内的细小铅子密如天女散花，八面激射。

虞照大喝一声，双掌绕身横扫，阴龙流转在内，阳龙盘旋于外，铅子近身，尽被荡开。

倏忽间，虞照双掌中又分出数道烟光，与宁不空后发的木霹雳撞个正着，巨声雷动，震耳欲聋。

烟气弥漫未散，黑影一闪而至，数道水剑细如银丝，借着烟火掩护，射向虞照。

虞照虽然知觉，但此时全力应付宁不空，不及抵挡，方要闪避，忽见白影飘飘，来到头顶，纸蝶轻如晓雾，淡如暮烟，缠缠绵绵，封住水剑来路。

仇石偷袭受阻，生怕风雷合击，飘然后移，双袖一抖，射出两团白亮水球。

左飞卿白发一振，让过水箭，从腰间抽出一条雪白长鞭，挽一个鞭花，扫向仇石。

仇石双掌一分，引出两道水雾，但那长鞭飘如无物，卷荡而回，绕过水雾，向他面门点来，仇石见那鞭势古怪，不敢逞强，摆头让过，不防身后风蝶又至，不得已，分出一道水雾抵挡。

“幽冥鬼雾”前后挪移，微露破绽，那条长鞭钻隙而入，飘忽曲折，缠向仇石咽喉，仇石拧腰低头，数茎长发随鞭飞起，仇石出手也是奇快，反掌抓出，忽地抓住鞭梢，用力一拽，不料那长鞭十分脆薄，应手而断。

仇石捏在手里，软绵绵，湿漉漉，竟是一束宣纸，仇石微感怔忡，心道：“这姓左的用的纸鞭，无怪鞭势如此飘忽。

”继而心生恼怒：“纸鞭对敌，这小子忒也小瞧人了。

”蓦地呼呼两掌，鬼雾开合，向左飞卿涌去。

这“纸神鞭”是左飞卿自创神通，数以十丈，融合风劲之后，飘忽万端，一沾即走，只在仇石身周萦绕。

斗到十余合，纸鞭忽地缠上仇石的手臂，仇石不以为意，欲要运劲震断，不料那纸鞭缠绕处一阵剧痛，肌肤似要裂开一般。

仇石自从练成“无相水甲”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掌力拳劲概莫能伤，此时竟被一条纸鞭勒伤，委实匪夷所思，然而转念间忽就明白，宣纸性能吸水，适才交手之际，左飞卿借这纸鞭，神鬼不觉吸走了他的附体之水，破了“无相水甲”，同时风劲传入，纸鞭坚韧可比精钢，仇石大意之下，顿吃大亏。

仇石手臂血流入注，心中惊怒欲狂，运足水劲，方要反击，谁知左飞卿并不贪功，一击得手，即刻收鞭，屈曲飘转，刷地扫向宁不空，纸鞭上饱吸水渍，挥舞之际，洋洋洒洒。

水能克火，火部神通大多忌水，宁不空正和虞照激战，猝然遭袭，大是狼狈。

左飞卿借水部之水攻火部之火，运转巧妙绝伦，虞照瞧见，不由得也喝了声采，忽见仇石鬼鬼祟祟，要向左飞卿下手，便笑道：“仇老鬼，咱俩亲近亲近。

”弃了宁不空，“雷音电龙”忽分忽合，向仇石狠下杀手。

四人一时间连换对手，忽而风火，忽而风水，忽而雷水，忽而雷火，走马灯一般厮杀。

风雷固然相生，水火也本相济，四人又都是本部顶尖儿的人物，倘若两两齐心，难分高下。

但虞、左二人从小一起长大，看似不合，其实甚有默契，天柱山风雷转生之后，默契更深；宁、仇二人俱是阴沉自私之辈，嘴里说是一路，其实貌合神离，各有主意，心里只盼对方多多出力。

但若对方遇险，又决不肯舍身营救。

是故斗到百合左右，虞、左二人风雷转生，神通合一，宁、仇二人各自为战，渐渐落了下风，陷于苦斗。

又斗数合，仇石脸上着了一鞭，此时“无相水甲”已破，纸鞭蘸水，不弱于牛皮精钢，仇石头痛欲裂，眼泪也要流下来，唯恐左飞卿再施辣手，顾不得宁不空死活，纵身跳开。

宁不空正和虞照斗到紧要关头，仇石一退，无异将他的后背卖给了左飞卿。

左飞卿得机，劲随鞭走，将那纸鞭逼得有如一束长矛，刺向宁不空后脑“玉枕”穴。

宁不空前当雷音电龙，后当“纸神鞭”，心中纵然明白，抵挡却是不能。

危急间，忽觉身侧涌起一股热流，迎上纸鞭。

左飞卿虎口倏热，手中纸鞭变黑，无声无息化为飞灰，他目力虽强，却没看到一点儿火星，未及惊讶，热流又至，他心知厉害，飞身急退，饶是如此，半截袍子无火自燃，左飞卿慌忙翻身落地，打灭火焰，抬眼望去，宁不空已退到一旁，拄杖喘息，一名青衣少女和虞照拳来脚往，斗得十分激烈。

这少女正是宁凝，众人见她体态娇马马，神情悒郁，并无一人将她放在心上，此时突然出手，寥寥数招，不但拯救老父于危难，还毁了左飞卿的“纸神鞭”，更凭一路掌法，和虞照斗得旗鼓相当。

虞照双掌电光闪烁，噼啪作响，兼之他性情豪迈，掌法大开大合，一挥一送，狂风锐啸，直如天



雷下击。

宁凝出手则曼妙潇洒，如流云飞虹，不着人间烟火之气，纤掌过处，悄无声息。

二人武功声势如此迥异，却是相持不下，叫人吃惊。

相持时许，虞照脸膛越来越红，头顶一道白气笔直上升，淋漓汗水浸湿衣衫。

这时忽见宁凝一掌拍出，虞照既不拆解，又不抵挡，向后大大退了一步，宁凝又拍一掌，虞照也还一掌，电龙烟光到了半途，似被无形壁障所阻，扭曲摆动，无法前进，虞照身形微晃，又退一步。

一时间，宁凝每出一掌，虞照则退一步，越斗越远，六掌之后，两人相距已有三丈，滚滚热流随宁凝举手投足涌向旁观众人，起初有如三伏暑热，渐渐热不可当，有如锻铁火炉一般。

两人遥遥出掌，虞照出手越来越慢，电龙烟光离掌数尺，即刻湮灭，众人不需猜测，也知道他落了下风，心中真是奇怪极了。

仙碧十分担心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妈，玄瞳用的什么武功？”

温黛略一沉吟，忽地脸色微变，扬声叫道：“宁师弟，令爱练的可是‘无明神功’？”

宁不空笑道：“娘娘好见识。”

温黛变色道：“你就不怕害了她？”

宁不空淡淡地道：“不劳娘娘关心，小女自有法子驾驭。”

温黛不禁默然，注视宁凝，面露忧色。

薛耳与宁凝交情最笃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娘娘，‘无明神功’到底是什么功夫？怎么会害了凝儿。”

“&hellip;&hellip;”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